

笔管枪

BI GUAN QIANG

任东流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笔管枪

任东流 著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一九八二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李 硕

封面设计：陆元林

封面题字：方振兴

插 图：韩 硕

施大畏

笔 管 枪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.5 插页 1 字数 69 千

1982 年 3 月第一版 198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100 册

书号：10247·65

定价：0.28 元

目 录

笔管枪.....	(1)
争 吵.....	(10)
他们一小队.....	(19)
不顺利的温课.....	(28)
暴风雨前后.....	(34)
秋天的故事.....	(40)
纠察员.....	(48)
隔河的朋友.....	(60)
我当了自学小组长.....	(69)
丰收展览会.....	(85)
小根和铁塔.....	(99)
后记.....	(109)

笔 管 枪

我们班上有个王大发，他脑子挺灵活，同学们很佩服他，什么事都愿意跟他学。他要是玩蟋蟀，那么不消几天，差不多班上每个同学的口袋里，都有一个火柴盒。清早一到校，各人就把身边的火柴盒摸出来，五个一堆，七个一群，躲在角落里斗蟋蟀。“瞿瞿”的叫声，从课桌的抽斗里发出来。大家连听课的心思也没有了。

跟着，他又哄起了一个集邮的玩意儿。王大发晃着他那本集邮本，对我们说：“老师说过的，集邮是一项很有意思的课外活动，你们要做集邮专家吗？……”不久我们全班的人，都有自己做的一本集邮本，几乎每个人都成了集邮专家。在上自修课时，我们偷偷地互相交换邮票，好象没有再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。就因为这种种关系，我们这一班，被老师看作是全校纪律最差的一班。

现在，班里集邮的风气，已经慢慢地过去了，想不到王大发又发明了一样惊人的东西，这就是那根灵巧的笔管枪。

一天，也是在上自修的时候，王大发悄悄地掏出一个笔管样的东西，眯起眼，对准黑板，只听到“啪”的一声，竹

管里飞出一个沾了水的小纸团，掠过前排马丽珍的耳边，直射到画在黑板上的小圆圈里，并且紧紧地贴在那儿。

马丽珍第一个惊叫起来，同学们互相望着、嘻笑着，大家惊奇不止。王大发却得意地向大家介绍着说：“瞧！这是笔管枪。”他又用两个指头捏住那笔管儿，高高地举到头顶上道：“这种枪法叫做‘百步穿杨’！”说罢，他又急忙捻了一个小纸团，塞进笔管里，准备再打第二枪。可巧老师进来了。经过马丽珍的告发，王大发的这根笔管枪，就被没收了。

可是王大发并没有因此而丧气，当他第二天一早背着书包来时，又拍拍自己的书包袋，对我们眨眨眼睛说：

“来！给你们瞧！”

我们这几个人，就跟他到校园里的亭子上，他用手尽力地在鼓得高高的书包袋里乱摸，一摸却摸出了一大包橘子皮来。我们都暗暗发笑，但王大发马上又摸出他那根新做的笔管枪来。

我们抢着看时，觉得这支新做的笔管枪，比昨天被没收的那支更要细些；但显得很光滑、结实。我不由地说：

“王大发，真有你的！”

王大发咧开嘴，压低了声音说：

“别吵！真的，昨天，我搞了大半夜，才完成了这支无声笔管枪！”

“无声笔管枪！”我们更惊奇了。

王大发指着刚才摸出来的这包橘子皮说：

“喏，无声笔管枪，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当子弹打的。因

为橘子皮有弹性，质地软，所以从枪口弹出去，声音很小，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声音；不过枪的杆子要细些才行。我经过再三的研究，才做成了这支无声笔管枪！”

这时，我们才知道这橘子皮，原来是无声笔管枪的子弹。

我们要王大发立刻来试验一下。

王大发顺手把枪口子在一块橘子皮上一戳，一块和竹管一样大小的橘皮，就很自然地塞进竹管的口子里；然后，再象原来的老样子，用一根细杆子从竹管后面推进去，那块枪洞口的橘皮，受到了管子里面空气压缩的力量，果然从竹管口飞了出去。不过这次，远不及用纸团做的子弹打得远而有力，但是它的声音确实不大。我们大家都很高兴，觉得这样就是在校内玩，也不致被人发觉。

就这样，这种“武器”，又在全班推广开了。

我们县里是盛产橘子的，到处都是成片的橘树林，所以这种“子弹”的来源，是不成问题的。没多久，学校里的操场上、走廊里，都铺满了一片片被切成小块的橘皮。很快又引起了别班同学的抗议，辅导员同志也向我们提出意见，于是我们不敢在校内玩了，而是在王大发带领下，偷偷摸摸地改向校外发展。

离校不远的那片茂密的橘树林，就是我们打野战最理想的地方。而且，还有一件可喜的事，就是这时候，王大发竟又把笔管枪改进了一步，它可以用砂子来打枪了。

我们这样玩了几回，却再也料不到因此而闯下了一桩大祸：有一天，我们又在橘树林里野战，正打得起劲时，在“冲

呀、冲呀”的一片叫声里，突然听到有人哭叫起来。

我们赶上前去看时，只见我们班里的一个同学，两手捂住眼睛，坐在地上，痛得乱蹬脚。原来他在野战时，一个不小心，让一颗砂子打进眼睛里去了！

“我的妈呀！砂子打进眼睛里，这还了得！”我吓得浑身哆嗦起来，就连最会动脑筋的王大发，也急得只好乱跺脚。但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和王大发这几个人，只好硬着头皮，立刻把这个同学，送到他的家里去。

结果，这位同学被送到省里医院去医治，还好，过了一个星期，总算医好回来了。但我们都受到了批评。王大发呢，因为是笔管枪的创造者，受到更严厉的批评。这次严厉的批评，的确使王大发有了转变，他不玩笔管枪了，学习也比过去好。我看他这样安分守己，很奇怪，问他为什么。他说辅导员鼓励了他，说他有能力，问题就是要把这些智慧用到正当的事情上面去。我说：“王大发，那么，你倒再发明个什么正当的东西，给我们大家来瞧瞧！”

王大发脸上一红说：

“这是辅导员说说的呀，我哪会发明什么好东西，我只会搞些倒霉的玩意儿！”

没好久，学校里发动我们参加义务劳动，帮助农民叔叔除橘树虫，工作十分紧张。

这些橘树虫真可恶，有的叫“地狗儿”，躺在泥地里专门咬橘树的老根子；有的叫“卷叶虫”，伏在橘树叶里吃嫩叶子。我们用装满了药水的唧筒喷；可是唧筒少，橘树林又是一片

接着一片，大家只好抬了药水桶，用洗锅子用的洗帚，蘸着洒。这样搞了几天，又慢、又吃力，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十分之一。

负责指挥这次义务劳动的，就是我们的辅导员。他见任务完成得这样慢，很着急，说这样搞下去，三百多亩橘树林的除虫工作，到什么时候才完成啊！可是除了这样努力地搞下去以外，别的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这天傍晚，义务劳动完毕回去时，我已经很累了，可是王大发还是叫住我，说晚上有一件重要的工作，要我去帮忙。问他什么重要工作，他又不肯说出来。吃完晚饭，我只好到王大发家里去走一转。

我到王大发家里，只见他忙着在截一根竹竿子。怎么？他还是在做笔管枪吗！我叫了起来：

“王大发，义务劳动这么紧张，现在的任务又完成得这么差，偏你倒还有这心思，来搞这个捞什子的玩意儿！”

王大发一点也不在意地说：

“义务劳动归义务劳动，搞枪归搞枪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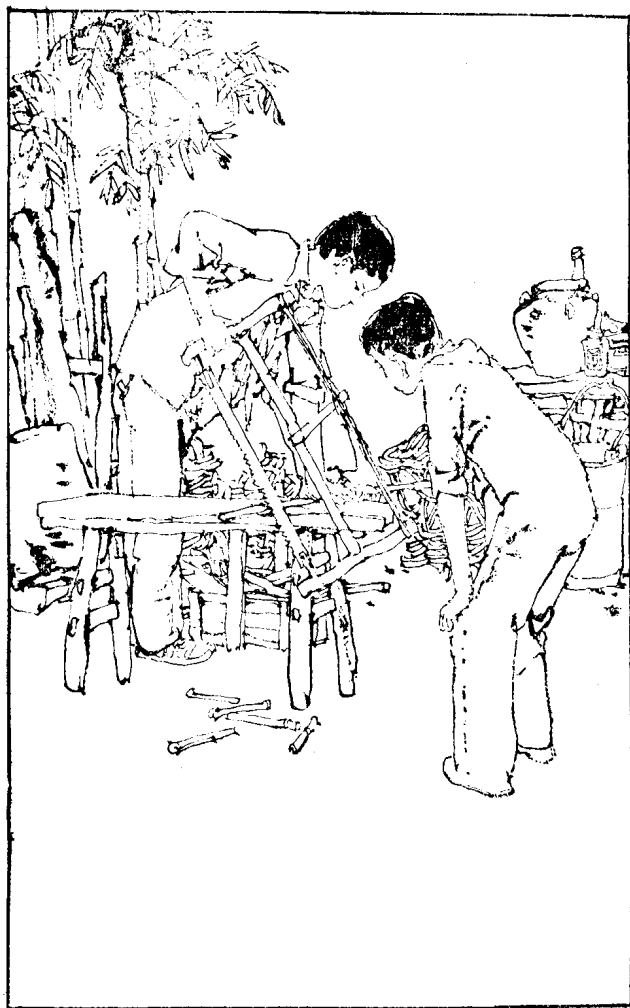
我生气地说：

“难道你忘了那次打伤同学眼睛的事吗？难道你忘记批评了吗？”

王大发嘻皮笑脸地说：

“放心，放心！这次再也不会伤什么人了，因为我现在搞的，不是打砂子的枪，而是水枪！”

“水枪？”我好奇地问，“这竹竿子真能做成水枪吗？”



“怎么不能!”王大发满有把握地说,“我这水枪要做得特别精巧,只要用一个装有活塞的柄,从后面一挤,保险能放出无数支细小的水花来,这还不够有趣吗?”

我这个人,就是缺少主见,听王大发这么一说,心里又活动起来。我说:

“那么,叫我帮些什么忙好呢?我是不会造水枪的呀!”

王大发一面连连说“不难,不难”,一面就拿起他截断了的那个竹管,交到我的手里说:

“你呀,只要把这段竹管前面的那个竹节,用小针钻成无数的细孔子就行,孔要钻得密、钻得匀;别的,你就不用管了,好吗?”

在竹节上,要密密地钻上这么多的细孔子,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,但想到这管水枪,竟是个那么有趣的东西时,我也只好耐心地干下去了。王大发呢,他专门搞那个挤水枪的活塞柄子。他装了又拆,拆了又装,等我把那段竹管的节,钻好许多的细孔子以后,他还没有完全搞好呢!可是,时间已经很晚,我实在累得要命,再也等不及他全部完工,我就急着要回去了。

不过在临走的时候,我还是对他提出了一个忠告。我说:

“王大发,这管水枪,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,你可绝对不能再到学校里去。”

哪知王大发却偏不听我的话,说:

“这支水枪,是根据笔管枪的原理来造的,如果真个管用,还要在同学面前当场来表演一下呢!”

我见他耍赖皮，气得要命，返身要去夺他的那个枪筒子，他只好告饶着说：

“好，好，如果有问题，我一个人负责，决不连累你，这总好了吧！”

我听他这样说，才放心地走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们仍旧到橘树林里去消灭害虫。

我和王大发是分编在两个小队的。劳动一开始，只见王大发的那个小队里，围上了好多人，象在瞧什么热闹似的；后来，连辅导员和老师们也跑过去了。我想，王大发这个闯祸的大王，难道又出了什么事情吗？我忍不住丢下药水桶，也溜向那边去。

到了那边，大家正围着看王大发用药枪打药水呢。一看那管喷药枪，可把我惊得呆住了！原来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做的那管水枪！象雾一样的药水，就从那个竹节的细孔子里喷出来，喷得又匀、又密、又快，这比我们用洗帚蘸着药水洒，效率不知要提高多少倍啊！

这天劳动完毕，整队回去时，负责这次指挥的辅导员发布了一道命令，就是要我们每个人仿照王大发的办法，立刻赶做这种喷药枪，争取在今天晚上做好，明天可以更快、更好地投入这个灭虫的战斗。末了，辅导员还要王大发把做成这个水枪的经验，向大家介绍出来。

王大发这个调皮鬼，他只介绍到怎样根据笔管枪的原理，做成活塞柄为止。关于枪筒怎样钻孔眼，说这不是他搞的，却要我来介绍。我只好把怎样打孔眼的事情，告诉给大家听；

并且说明，如果孔眼钻不进，就要把钻孔的针尖用火来烧红，这样，才容易钻得进去。最后，我说明这完全是王大发一个人发明出来的东西。

这天夜里，同学们都忙着做喷筒。好在这和笔管枪的做法也差不多，大家并不算陌生，所以只花了小半夜的工夫，我们就顺利地做成了八十多个喷药枪。

第二天，我们一共出动了一百来个人，还有三百亩光景的橘树林，只花了四个半天的工夫，就完成了喷药工作。

这任务完成后不久，王大发又在全校闻名了，在开中队会的时候，辅导员勉励大家，要向王大发学习，因为王大发为社会主义做了有益的事情。

争 吵

星期天是一个大晴天，没有一点风，穿件棉衣，还觉得有点暖呼呼的。

张小莺一早就跑出了家，准备去看一个同学。

她迎着早晨的阳光，嘴里哼着一支熟悉的歌，顺着路，轻松地走。走过那条热闹的街，走过那个人声喧闹的小菜场，跨过那座旱桥，就是大队部住的地方。这儿一边是成排的大房子，一边是大操场，沿着大操场过去，都围着一色的竹篱笆。这儿地方很清静，只有一个高个子的解放军叔叔，正在竹篱笆上晒一块花被单。

这是多好看的一条花被单。蓝蓝的小花朵，组成两条弯弯曲曲的图案；可惜被单上已经染上了一些尘垢，如果去洗涤一下，那该多好哇。

张小莺一边走，一边想：“我们第二小队冬季活动计划，每星期要给军烈属做一件好事；可是我们也该帮助解放军叔叔做事啊！”

她从同学那里回来，又经过这里时，便决定要把这条被单悄悄地拿下来，拿回去洗干净，再照样晒在这排竹篱笆上，

不让一个人知道。可是再一想，她又犹豫起来了。因为这是解放军叔叔晒着的被单，事先没有告诉他，怎么可以擅自把它拿下来呢！若要去告诉那个高个子的解放军叔叔，又不知道他的姓名，到哪里去找呢？

张小莺向四处望了一下，只见远远的岗亭上，有一个解放军叔叔在站岗。“对！索性让我先把这条被单撩下来，然后，再跑过去和那个站岗的叔叔说一声，不是也一样吗？”于是她就开始动手撩这条被单了，可是人矮，篱笆高，再三撩，总还差那么一点儿。没办法，她只好在篱笆下面寻了几块小砖头，把砖头叠了起来，站到上面，果然，一只被单的角已经撩在手里了。“来吧，来吧！”可是被单的另一只角，还是不听话，尽缠住那根矗起的篱笆梢头，不肯下来。张小莺使劲地踮起了脚尖，花了很多力气，最后，总算把这条被单撩下来了。

“喂，你把它拿下来干什么？”她还来不及把被单折好，一声尖叫突然从身背后传来。

张小莺吃了一惊，连心口也“怦怦”的跳了起来，忙回头瞧时，原来是个小姑娘，站在身旁，比起她还矮半个头，看样子，最多也不过十岁吧。嗨，你瞧，她手里还捏着一根小棒儿，还要小棒儿呢。

张小莺立刻镇静了下来。

“小妹妹，你问我干什么？”

可是那小姑娘板起了脸说：

“你知道这条被单是谁的？”

张小莺一想：“对啦，这个小姑娘一定是疑心我在偷人家的东西啦！难怪她要这样追问。”便和气地对她说：

“你放心！我不是来偷被单的，我是要把它拿去洗一下，洗干净了，就会立刻放在原地方的”。她还怕这个小姑娘不相信她，顺手把系在胸前的那条红领巾整了一下说：“你看吧，我是少先队员，少先队员就应该帮助别人做事，更应该给解放军叔叔做事，这个，你总该懂得吧！”

想不到那个小姑娘还是摇着头，把两支小辫子摇得象货郎鼓那样。

“你要拿回去洗，那可不行！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张小莺更加不明白了：“你瞧，被单上不是已经沾上了脏东西吗？我不是说，我们应该帮助解放军叔叔做事吗？他们一天到晚地忙着。难道你这点也不懂……”

张小莺还想把大道理说下去，可是那个小姑娘却打断了她的话，皱起眉毛，接连地说：

“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你不能拿回去洗，应该由我们来洗！”

张小莺奇怪地瞧了她一下，才知道自己的话有点说溜了嘴，原来她也是为了洗这条被单来的，忙笑着说：

“你也要来洗这条被单？”

“嗯。”那个小姑娘使劲地点着头。

“你要洗，也可以；可是你人小，怕洗不干净，还是让我拿去洗吧。”

“哪会洗不干净？”那个小姑娘简直有点发火了：“难道

说，我妈妈会洗不干净吗？是妈妈叫我来拿的啊。”说着，把拿着的那根短棒儿向张小莺的面前一扬：“瞧吧，这是妈妈给我来擦被单子的小木棒。”

张小莺心里暗想：“真的，原来是拿来擦被单的，我还当她是拿着玩的呢。”没办法，只好和气地再对那个小姑娘说：

“你妈在家里一定很忙吧，为什么要洗这条被单呢？你就告诉你妈，说被单已经被别人拿去洗了，那不就没有你的事了吗？”说实在，张小莺和她说了半天，心里着实不耐烦起来，希望那小姑娘听了这话，马上走开。

偏偏那个小姑娘还是直挺挺地站着，一动也没动；她还扬起眉毛骄傲地说：

“告诉你吧，我妈妈是个居民干部，她怎么可以不帮助解放军叔叔做事情？我们向解放军叔叔要过好几回啦，他们总不肯交给我们去洗，今天妈上菜场去，回来时瞧见了这条被单，她就叫我来拿，你怎么可以不给我呢？”

张小莺心想：“这真糟！我的计划眼看要给这个小姑娘打破啦。”再想想，自己擦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才把被单拿下来，没来由的给这个小姑娘横里抢了去，总觉得有点不舒服；再说，给小队里的同志知道了，也不好意思呀！他们又会说：“张小莺做事没勇气！”这怎么可以呢！便又鼓足了勇气，说：

“算了吧，我看这次还是让我拿回去洗，因为我已经把它拿下来了，下次……”

“这不对，这不对！”那个小姑娘没等她说完，就坚决地反对。她一点也不肯让步；而且还不客气地到张小莺的手里